



SHORT CLASSICS

— 短经典精读 —

TWENTY-ONE STORIES

*Graham Greene*

# 二十一个故事

[英] 格雷厄姆·格林 著 李晨 张颖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TWENTY-ONE STORIES

Graham Greene

# 二十一个故事

[英] 格雷厄姆·格林 著 李晨 张颖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7-6222

Graham Greene

**TWENTY-ONE STORIES**

Copyright © Verdant SA, 195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一个故事/(英)格雷厄姆·格林著;李晨 张  
颖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3677-3

I. ①二… II. ①格…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2725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爱娟 骆玉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6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677-3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001	毁灭者
021	特殊职责
029	情色电影
036	剖白之暗示
051	尔虞我诈
071	上班的男人
079	唉，可怜的马林
084	辩方有利
089	艾奇韦尔路附近的小地方
097	过桥
109	逃夜
128	纯真
134	地下室
167	里弗先生的机会
187	兄弟

197	纪念日
205	多省下的一天
211	我是间谍
215	铁证如山
220	第二次死亡
227	散场

## 毁灭者

### 一

那是在八月银行假前夜，新入伙的小子成了沃姆斯利公地帮的老大。除了迈克，没一个人诧异，不过九岁的迈克对每件事情都一惊一乍的。“你要是不闭上嘴巴，”某人曾经对他说，“准会招来青蛙钻进去。”从那以后，迈克就牙关紧闭了，除非实在是吃惊不小。

新入伙的小子是在暑假开始的时候跟上他们这帮人的，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认可他若有所思的沉默。他一个字不多罗嗦，甚至都没有通名报姓，直到抬出帮规要他讲，他才说了。他说“特雷弗”的时候，就事论事的，要换了其他人，一准会带上要么羞愧难当要么目中无人的腔调。谁都没笑，除了迈克，他发觉没人应和自己，就瞅见那新人的黑色眼珠正盯着自己，于是长开了嘴，又没了声响。后来，他就被叫作T了，T完全有理由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比如他的名字（他们换用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称呼他，否则就没借口不笑话了），比如他的父亲从前是建筑师，现在当办事员，“落

魄”了，比如他的母亲自认为高邻居一等。他有一股子摸不透的邪乎劲儿，免了齜齜的人会议式的他除了这一点，还靠什么在帮里立足啊？

这帮人每天早晨在一个临时停车场聚头，那里是第一次空袭时最后一颗炸弹爆炸的地方。老大，那个大伙儿都叫他黑子的，说自己听见那炸弹掉下来，也没人一板一眼地考究他的年月日，不会指出那时候他不过一岁小儿，还在沃姆斯利公地地下车站的下层月台上呼呼大睡呢。街上第一栋住人的房子，满目疮痍的诺斯伍德排房的三号就靠着停车场一侧——真是“靠着”，那房子被爆炸的气浪扫到，边墙就靠木头柱子撑住。一颗小一点的炸弹和燃烧弹掉在了房子的另一边，于是这座房子就像一颗缺了口的牙齿杵着，连带着隔壁墙体的遗迹，护墙板，壁炉的残骸。有一回，每天只在表决黑子提出的活动计划时说“是”或“否”的T把帮里人全都吓了一跳，他沉思着说道，“老爸讲，雷恩造的那座房子。”

“雷恩是谁？”

“造圣保罗大教堂的人。”

“管他呢，”黑子说，“它就是小气鬼的家嘛。”

小气鬼真名叫托马斯，以前是个造房子做装修的。他一个人住在那座破房子里，自顾自地过日子：每个礼拜一趟，你会看见他带着面包和蔬菜穿过公地回来，有一回男孩们在停车场玩的时候，他在花园的断墙上探出脑袋看他们。

“刚去过厕所呀。”一个男孩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自从炸弹掉下来之后，那所房子的管道就出了问题，小气鬼又太小气，不肯在

房子上花钱的。他可以花个成本价自己干一下重新装修的活计，只是他从来没学过管子工的手艺。厕所是间小木棚，在狭长花园的尽头，门上有个星形的洞：爆炸摧毁了隔壁的房子，吸出了三号的窗框，它却躲过去了。

帮里人第二次意识到托马斯先生的存在就更稀奇了。他正从市场回来，在公地遇见了黑子、迈克和一个瘦瘦的黄种男孩，这男孩姓夏，出于某种原因，大家就用姓唤他。托马斯先生拦住他们。他阴阴地说，“你们属于在停车场玩的那帮伙吧？”

迈克要回答，被黑子拦住了。他是老大，他有责任的。“算是呢？”他含糊地说。

“我有些巧克力，”托马斯先生说，“我自己不喜欢吃的。给你们吧。我觉得，不够大家分的。总是不够的。”他又沮丧地确定了一下自己的话。他递过三包聪明豆。

帮里人被这一举动搞得大伤脑筋，变着法子找解释，好不再为之心烦意乱。“我敢说巧克力是别人掉的，他捡了。”有人说。

“偷的，然后又吓惨了。”另一个随想随讲。

“这是贿赂，”夏说，“他要我们别再往他墙上弹球。”

“我们会让他看看，我们不吃这一套，”黑子说，于是他们牺牲了整个上午玩弹球，这个游戏只有迈克因为年龄小还乐此不疲。托马斯先生则踪影全无。

第二天，T让他们全都大吃一惊。他来晚了，他没在的时候已经投票决定这天干啥了。按黑子的提议，全帮要两人一组分散活动，随机逃票坐公车，看看会被粗心的售票员抓到几次（两人一组



是为了防止作弊)。他们抽签决定搭档，这时候，T来了。

“你去哪儿了，T？”黑子问，“你现在不能投票了。你知道帮规。”

“我去那儿了。”T说。他看着地面，仿佛有什么想法要隐瞒。

“哪儿？”

“小气鬼家里。”迈克张开了嘴巴，然后咔哒一声赶紧闭上。他想起了青蛙。

“小气鬼家里？”黑子说。帮规不禁止这个，但他感觉得到，T在铤而走险呢。他满怀希望地问，“你破门进去了？”

“没有。我按了门铃。”

“你说啥了？”

“我说我想看看他的房子。”

“他呢？”

“他领我看了房子。”

“偷啥了吗？”

“没。”

“那你干吗去那房子？”

帮里人聚拢来：仿佛就要成立个临时法庭，审理一件离经叛道的案子。T说，“那是座漂亮房子。”他还是看着地面，不瞧任何人的眼睛，他舔了一下嘴唇，又反方向舔了一下。

“漂亮房子，你什么意思？”黑子轻蔑地问。

“它有一座两百年的楼梯，像拔软木塞的螺丝起子那样的。没东西撑着。”

“没东西撑着，什么意思？飘浮着？”

“跟反向力有关，小气鬼说的。”

“还有呢？”

“还有护墙板。”

“蓝猪客栈那样的？”

“两百年了。”

“小气鬼活了兩百年啦？”

迈克突然大笑，接着又不出声了。会议气氛严肃起来。自从暑假第一天T溜达着走进停车场，他的地位第一次岌岌可危。只要他说出自己的真名，大伙都会跟在他屁股后面。

“你干吗去那房子？”黑子问。他挺大公无私的，没一点儿嫉妒，他尽自己所能在帮里保住T。就是“漂亮”二字把他纠缠住了——它属于一个高级的世界，在沃姆斯利公地地区，你还能看见对那个世界的模仿，有人戴着高顶黑色大礼帽和单片眼镜，说起话来装腔作势地嗯呀啊的。他忍不住说“亲爱的特雷弗，老兄”，就放恶狗咬人。“如果你是破门进屋的呢。”他幽幽地说——那才真正是帮派人物干的勾当嘛。

“现在这样更好，”T说，“我有发现的。”他继续盯着自己的脚，不看任何人的眼睛，仿佛沉浸在什么梦中，他不愿意——或者说羞于——和大家分享。

“什么发现？”

“小气鬼要出门，明天和整个银行假都不在家。”

黑子松了口气说：“你是说我们可以破门进去？”

“偷东西?”有人问。

黑子说：“大家都不要偷东西。破门进去——这就够棒了，不是吗?我们可不想惹官司。”

“我可不想偷啥东西，”T说，“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什么主意?”

T抬起眼睛，那眼睛像死气沉沉的八月天一样灰暗不安。“我们拆了它，”他说，“我们毁了它。”

黑子只呵呵笑了一声，然后，和迈克一样，不说话了，在那严肃无情的逼视下气绥了。“警察向来是干吗的呀?”他说。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从里面拆。我找到进屋的法子了。”他怀着激情说道。“明白吗，我们就像苹果里的虫子。到我们再出来的时候，那里就什么都没了，没有楼梯，没有护墙板，只有光光的墙，然后我们把墙也弄倒——用个啥办法吧。”

“我们会坐牢的。”黑子说。

“谁来作证?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没偷任何东西。”他又说，脸上没有一丝喜悦的神情，“等我们搞完了，也没东西好偷了。”

“我还没听说过因为弄坏东西进牢房的。”夏说。

“时间不够吧，”黑子说，“我见过拆房子的干活。”

“我们有十二个人呐，”T说，“我们要有组织。”

“我们没人懂怎么……”

“我懂。”T说。他看着黑子。“你有更好的活动计划吗?”

“今天，”迈克缺心眼儿地说，“我们要去逃票坐公车……”

“逃票坐公车，”T说，“小孩子的勾当。你好下岗了，黑子，如果你愿意……”

“帮里人都投过票了。”

“那就先搁一边儿。”

黑子不自在地说：“有提议明天和礼拜一我们拆掉小气鬼的房子。”

“嘿，嘿。”一个叫乔的胖男孩说。

“谁支持？”

T说：“通过了。”

“我们怎么开始啊？”夏问。

“他来告诉你们。”黑子说。他的领导就此结束了。他走开了，到停车场后面，开始踢一块石头，把它拨过来盘过去的。停车场里只有一辆旧莫里斯，因为除了货车，轿车很少停在这里：没有看车人，就没有安全性。他朝那辆车飞起一脚，刮掉了后挡泥板上的一小块漆。那边，帮里人当他陌路人，都不注意他了，只围住了T，黑子隐隐感觉到了世态炎凉。他想到了回家去，再不回来了，让他们发现T的领导徒有其表，可倘若T的提议竟是可能为之的呢——以前还从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呐。沃姆斯利公地停车场帮派的名声肯定会覆盖伦敦周边。报纸会发头条。就连那些把持自由式摔跤赌博的成人帮会和街头推车小贩都会怀着敬意听人说小气鬼的房子是被怎么拆掉的。黑子被这种单纯、简单、无私地为本帮博声名的雄心推动着，回到了小气鬼屋墙的阴影中T立身的地方。

T在果断地发号施令：仿佛他一直与这个方案相生相伴，寒来暑往不断思索，现在到他十五岁的时候，它与青春期的痛楚一起成形了。“你，”他对迈克说，“带点儿大钉子来，你能找到的最大的钉子，还有榔头。有可能的人，最好都带榔头和螺丝刀。我们需要足够多的这两样东西。还有凿子。凿子不嫌多的。有谁能带把锯子？”

“我能。”迈克说。

“不是儿童锯子，”T说，“真正的锯子。”

黑子发觉自己举起了手，像帮里的普通弟兄一样。

“好，你带一把来，黑子。不过现在有个难事儿。我们要把弓锯。”

“弓锯是什么东西？”有人问。

“伍尔沃思百货店里有。”夏说。

叫乔的胖男孩满面愁容地说，“我知道最后还是我们要募捐。”

“我自己去弄一把，”T说，“我不要你们的钱。不过我买不了大锤子。”

黑子说，“十五号在弄房子。我知道银行假的时候他们会把家伙什儿放在什么地方。”

“那就成了，”T说，“我们明天九点整在这儿碰头。”

“我得去教堂。”迈克说。

“翻过那墙，吹口哨。我们放你进去。”

礼拜天早上，除了黑子，连迈克都准时到了。迈克交了好运。他妈妈病了，爸爸在礼拜六之夜过后累了，于是大人嘱咐他一个人去教堂，连带说了许多如果他乱跑就会如何如何的警告。黑子在夹带锯子出来的时候遇到点麻烦，后来在十五号屋后又一时找不到大锤。他担心大马路上有警察巡逻，穿花园后面的小巷向房子走来。倦意浓浓的常绿树挡住了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的太阳：大西洋上正在酝酿又一个湿漉漉的银行假日，树下的灰尘已经开始打旋儿了。黑子翻墙进入小气鬼的花园。

四处都没人。厕所像没人管的坟场里的一座墓。窗帘拉上了。房子在沉睡。黑子提着锯子和大锤吃力地走近一些。也许最终没人来呢：这计划就是个不着边际的假想：他们一觉醒来，变聪明了。不过，当他走近后门时，他隐约听见了声响，像蜂箱里蜂群一样嗡嗡着：咔哒咔哒的，梆梆的，刮擦的，嘎吱嘎吱的，还有突然一声惨痛的断裂。他想：是真的，于是吹了声口哨。

他们给他打开后门，他进屋。他立刻得到了一种有组织的印象，与他领导下那种听天由命的方式很不相同。他在楼梯上上上下下地找T。没人跟他打招呼：他感受到巨大的紧迫感，而且他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方案的端倪了。房子的内部被小心地拆除，却没有触及墙壁。夏拿着榔头和凿子，正在一楼餐厅拆踢脚板：他已经毁掉了门上的镶板。同一个房间里，乔在用力掀起镶木地板条，暴露出地窖顶上的软木板木料。一卷卷电线从坏了的踢脚板里跑了出来，

迈克高高兴兴地坐在地板上剪电线。

弧形的楼梯上，两个帮里兄弟正用一把不顶事儿的儿童锯子奋力对付扶手——他们一见黑子的大锯子，二话不说，打个手势就把它要了过去。他再看见他们的时候，扶手的四分之一已经掉到厅里去了。最后，他在洗手间找到了T——他闷闷不乐地坐在这座房子里最没人注意的房间里，听着下面传来的声音。

“你真的做到了，”黑子敬畏地说，“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们只刚刚开了个头。”T说。他看着大锤，发了指示。“你待在这儿，砸掉浴缸和洗脸盆。别理管道。它们是后事儿。”

迈克出现在门口。“T，我弄完电线了。”他说。

“好。你现在到四处逛荡去。厨房在地下室。砸掉所有你弄得到手的瓷器、玻璃杯和瓶瓶罐罐。别开水龙头——我们可不想水漫金山。然后去所有的房间，去开抽屉。如果抽屉锁上了，就去叫人撬开。把你找到的纸都撕掉，把所有的装饰品都砸了。最好从厨房拿把切肉刀。卧室就在对面。拆了枕头，撕了床单。目前就这样好了。黑子你呢，干完这边的事儿，就拿着你的大锤一路过去打掉走廊墙上的抹灰。”

“你干啥呢？”黑子问。

“我在找特别的东西。”T说。

黑子直到快中午的时候才干完，就去找T。混乱升级了。厨房里乱七八糟全是碎玻璃、碎瓷器。餐厅里，镶木地板撬掉了，踢脚板被剥下来，门也卸了铰链，拆屋者们移师上一个楼层。关闭的百叶窗里透进一条条的光，他们以创造者的严肃劲儿工作着——

毕竟，破坏也是一种形式的创造。当年就有人想过这房子会是这副样子。

迈克说：“我得回家吃饭了。”

“还有哪个也要回去？”T问，不过其他人都造了这样或那样的借口，随身带好了干粮。

他们蹲在屋里的一片狼藉中，交换着多余的三明治。午饭吃了半个钟头，他们又开工了。迈克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上了顶楼，到六点钟，表面的破坏已告完成。房门统统卸了，踢脚板都掀了，家具也翻空了，劈了，砸了——要睡在这房子里的话，只有躺在一层碎抹灰上了。T下了命令——明早八点到停车场，为免引人注目，一个一个翻花园墙。只有黑子和T留了下来：天光快没了，他们按了个开关，一点没反应——迈克的工作做得很彻底。

“你发现特别的東西了吗？”黑子问。

T点头。“过来，”T说，“看。”他从两个口袋里拽出大把钞票。“小气鬼攒的钱，”他说，“迈克拆了床垫，可没看见这钱。”

“你打算怎么办？分了它？”

“我们不是小偷，”T说，“没人会从这房子里偷走任何东西。我留着这钱是为咱俩——作为庆祝。”他跪在地上，数钞票——一共七十镑。“我们烧了它，”他说，“一张一张地烧。”他们你一张我一张地把钞票竖直拿了，点燃顶端的一角，让火焰慢慢地烧向他们的手指。灰色的灰烬漂在他们头顶，仿佛岁月般落在他们头上。“等我们干完了，我很想看看小气鬼的脸呢。”T说。

“你很恨他吗？”黑子问。



“我当然不恨他，”T说，“如果我恨他，那就无趣了。”最后一张燃烧的钞票照亮了他若有所思的脸。“所有这些恨与爱，”他说，“都是愚蠢的，是胡说八道。有的只是东西，黑子。”他环顾四周，房间里到处是陌生的暗影，那些半半拉拉的东西，破碎的东西，曾经为物的东西。“黑子，我跟你比赛跑步回家。”他说。

### 三

第二天早晨，正经的拆屋活动开始了。两个人没来——迈克和另一个男孩，他们的父母出发去了绍森德和布莱顿，尽管已经滴滴答答下起了暖烘烘的雨滴，入海口那边低沉的雷声像当年空袭时的第一轮炮声。“我们得赶快了。”T说。

夏不耐烦了。“我们做得还不够吗？”他问，“他们给我五便士去买自动贩卖机里的东西呢。搞得跟工作似的了。”

“我们才刚开了个头呢，”T说，“为什么这么说，所有的楼面 and 楼梯还在呐。我们一扇窗都没卸呐。你跟其他兄弟一样投过票的。我们要摧毁这座房子。我们完工之时，这里应该片甲不留。”

他们又从二楼开始，撬起紧靠外墙的楼面木料，露出搁栅。接着他们锯开搁栅，然后退入大厅，楼面倾侧下坍。他们边做边学，三楼楼面塌得更容易。到了傍晚，他们低头看房子里的那一片巨大的空洞时，被一阵奇怪的兴奋攫住了。他们冒失了，犯了错误：当他们想起窗户的时候为时已晚，够不着它们了。“老天爷啊。”乔说